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八十九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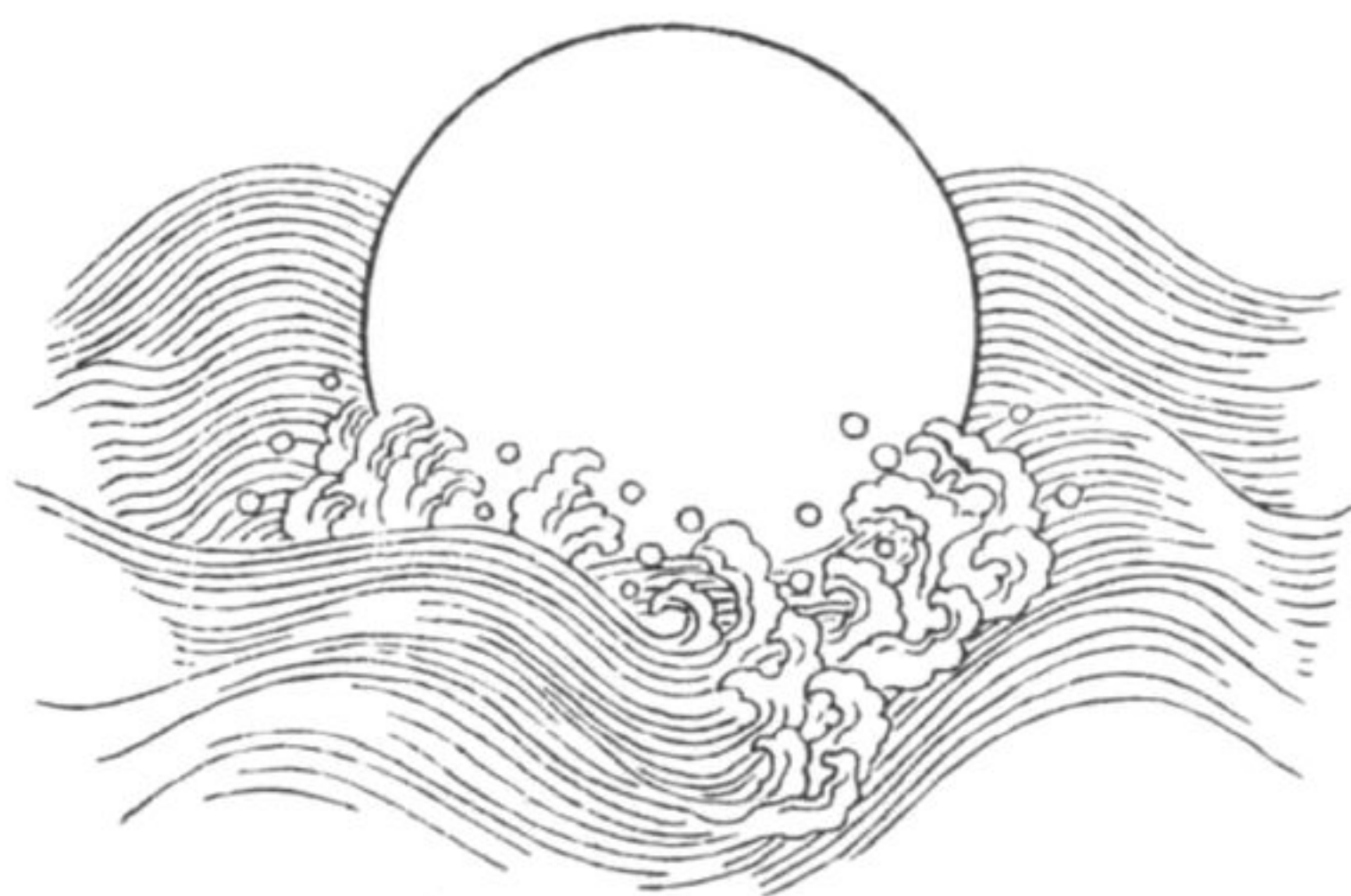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八十九冊

黃山書社



(明)王元翰 著

凝翠集五卷

清嘉慶五年寧州
王氏樹德堂刻本

嘉慶庚申年重刊

王是
翠
集

疏草一卷
尺牘一卷
墓誌一卷
詩集一卷
文集一卷

寧州王氏樹德堂印本

疏草

凝翠集

百并看

重刊小序

余 高祖聚洲公前明神宗開由翰林轉
吏工二科給事中以直諫不能容起而復
躡遂寄情山水流覽名勝足迹殆遍天下
因祖貫南京而一時同朝契厚又半在吳
門乃由滇入吳作投老計尋卒於金陵其
平日二三交好姚公希孟倪公元潞輩及
余 曾祖忠烈公輯公生平著作彙爲全

小序

集刻之吳下印寄滇中珍藏笥篋迄今多
年凡郡邑脩補志乘徵求往事往往借觀
傳鈔余恐日久散失欲取而重刊之力薄
違心幾數十年每念此冊爲先人衷忱所
寄不忍聽其久而就湮乃減自奉儉衣菲
食亦數十年茲得勉付梨棗因序其所以
重刊之意俾我後人知所慎守云 旨
嘉慶五年五月穀旦五世孫王文煥謹識

凡例

一恭讀

欽頒明史聚洲公事蹟榮書列傳茲敬錄卷首用光

斯集

一全集疏稿一卷詩草一卷尺牘一卷雜文一
卷德隣篇一卷墓誌銘一卷行述一卷茲以
力薄先刻疏詩牘文及墓誌銘五冊其德隣
篇乃同朝白公之冤而連章論救者至於行
述叙公之生平至詳且悉其鐫刻尙望之後
人勿致沒前輩諸君子之美誼也

一舊板刊自前明此時新鐫原不宜照舊擡頭
但新繕維艱且以志不敢忘舊之意因就原
本翻刻故擡頭字樣未經改正

仲明王文煥再識

奏疏稿序

伯舉之拜諫議適鼎革之會意氣侃侃發舒封事十數上多人所不敢言未幾君中蜚語去去之又明年受彈射者半罹計籍其幸免及澳忍不去者公論以爲耻而君亦在計籍中或曰君言行矣而身退何也丁子曰固也君言行矣身安得不退伯舉悵然曰主臣不難以雞肋謝言者至涅生

丁序

平而強緇之不已甚乎余笑曰君之冤白矣久矣伯舉曰誰白之者予曰白君者攻君之黨也何以知其然曰果若嗷嗷之口筦庫者之揭妾父之居間一切可以不問是知言者之剗刃於君意不在此故曰君之冤白久矣天下事有解之而滋焚有以不解解者梁溪之爲射的坐兩竿牘耳數年而梁溪不自白也一日黃大司馬爲所

知上書衆以爲長者能急人客拊口曰君勿言得勿爲梁溪地與四座爽然攻淮上與掾者相持舌幾敝大計後申劉直指者競藉口陳中璫云云客又掩口曰陳璫罪當誅誅陳增王惟忠程守訓者何以可殺可籍是劉直指自爲阱也其人面赤二十年以來

天子靜攝久畱中之牘莫可究詰請劍與反噬

丁序

者幾混穴鼠蓋巧拙衆寡之不敵也而君子第以一去明志羣小日益張自君罹口語後而發憤爲

公家申大義於天下者寥寥如晨星矣有如

天子朝明堂按功令責名實臣不佞請舉前說面詰諸臣其何辭杜臣口嗟乎人各有心亦各有耳有目攻人者就所攻之人而品

定攻於人者就攻之之人而品定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合攻者與揀者還相參
也而二者之品定君疏具在其間諸汗青
伯舉拍手大快曰休矣願與子爲局外之
觀夫局外觀者是非未有不定者也子休
矣

壬子仲春友弟丁元薦題

丁序

三

敬書

山海記序

三大士寓跡震旦其所居之山曰補陀五
臺我眉凡參禮者不惜質身失命以其身
犯龍鼉之宮豺虎之窟謂靈區罕遇瑞相
難瞻百劫千生作希有想而大乘上根又
以爲悲智行三門觀體皆是具足圓成必
欲從妙高峰上覓德雲比丘失之千里矣
至現身宰官者非皇華不到非郵傳不行

姚序

斷崖絕島之間波臣翼衛山鬼前驅退之
萃山之哭可爲殷鑒故自幽人孤衲而外
爲踰涯冒險之游者益少王伯舉先生以
直道忤時棄金門之步而費草鞋錢脚板
幾遍天下近復到蜀之大光明山與南海
之補怛維迦而以其遊記寄余其攀躋之
勇按討之詳與夫詩篇之灝瀚品題之精
覈勝情彩筆相爲輝映豈獨點染名山亦

可莊嚴佛事較之杜光庭能舉洞天福地之名而杳然若不關涉者何啻耳食與腹果之辨余獨居恒竊歎先生以中秘書發爲名奏議指姦鋤佞聲振

朝端一自掛冠神武幾二十年不復入長安旣不獲踐紫闥伏青蒲承

聖天子改容之問又不得隨地自効秉文武之憲外禦邊陲內而牧養其元元乃以其悠

姚序

二

閑無事之身渡海而南梯劍嶺而西殆將借聞根以入三摩尋遍吉而第十願浮杯折葦風斯高矣何玄纁蒲輪之杳然乎使寂光淨域共慶濟濟師師而軼草蕘莢之庭反傷於寥寂此又諸大士之所低眉而歎也禮補陀峩眉者亦知所謂菩薩行乎寧以宰官而現比丘身哉
戊辰中秋友弟姚希孟書

南岳草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於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襍嗜未篤也四十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予曰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鍾漉葛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時有

袁序

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王伯舉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已予始歎世固無無耦者伯舉抗疏去國初愛百泉之勝卽移家居焉已而遍遊吳越凡吳越名勝無不躡其幽遐予雖好游常以貧奪伯舉持數肩行李過吾荆郢貧不啻如予其快意疎財周人緩急數金到手隨散卽盡又不幸癖同于予而游履所至

嘗典衣乞貸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又不啻百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子屢欲往終以冗不果而伯舉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迴雁之上所之爲詩以紀之模寫烟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舉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當以雁行請也伯舉直腸傲骨誠心質行而其趣韻

袁序

復如此近從衡岳客居花源寄予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媿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幸禽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癸丑季夏社弟袁中道撰

明史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

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

尙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元翰列傳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歷二十九

明史

一

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

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膂也朱廣輔政三載猶未一觀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虛懸甚者閹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

明史

二

久淪山谷近雖奉詔叙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見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

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

明史

三

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權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

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蒸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

明史

四

天叙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叙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尙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尙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

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梈敗羣叢穢皆不報掌

明史

五

厥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鷂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

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
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
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昇置國
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
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
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
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
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賊無有則謂寄

明史

六

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
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
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
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
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
官將召用爲尙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
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六世孫王

鳳池瀛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疏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 鳳馳校字

欣逢 主德更新直陳天下受病疏

謹題爲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

繇懇乞 聖明賜覽以勵臣工以光 聖政事

臣最謏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

可謂厚幸每思古人云得志不爲宰相則爲諫官謂

宰相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也今待罪吏

科將已逾月追惟候補時見天下景象敝壞切欲進

疏草

一不識忌諱語又恐出位招尤曾三易草而不果上

頃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 明詔割愛

改步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 大聖人之作爲真

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宗垂澤閱遠逆睹

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矣顧在上轉移則

甚神而在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爲上下勤恤共迓

天休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日

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

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

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 祖法極備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而卒無亂形是 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邇年以來各衙門苟且之念遷就之私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衆爲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似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 朝廷乎此打乖之術大亂之根

疏草

二

臣愚以爲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 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 祖宗慮爲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得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柄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總歸之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

鋒錫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啓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當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 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郎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 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爲榮者今長篇濫美敘及家世之私惟取排對之合瑣屑斐疊下等平交大非簡重之體也 皇命不既輕乎 天子稱卿舊止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 王言不既褻乎

疏草

三

至若京堂之濫尤可駭異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清議亦不爲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一時京堂濟濟至簾棍爲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爲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者爲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隆壅塞涸溢甚非制也况今日以苟且得官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爲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

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 恩詔起廢

一款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爲過也夫諸臣同

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重

輕今 聖怒旣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

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

乞 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

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推廣

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 國家設科道專司言

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

疏草

四

人之耳目難徧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者近年來一經

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叅

以詛訐如此必令言官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

聽之 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待揭辯而後明

豈言者俱屬鑿空辯者粹無可議乎惟此風不已小

臣倣倣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欲自

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 朝廷威重臣愚以

爲當禁嚴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

厚而不削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

皇上旣自爲轉動願永豎勿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

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掇恐灰頽積漸

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

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 聖意

淵遠爲慎重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爲喫緊况

朝覲在卽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

下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撫拾浮辭如一

得可採伏望 皇上簡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

無裨益矣

疏草

五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謹題爲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敢據事直陳以昭

是非以清 聖覽事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

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正詞嚴蓋明以

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舍此

皆邪逕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于求歸疏中因辯御

史蕭淳譏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二三輔臣自解

臣初讀之方謂展墓詞窮借以措語再玩之實撫辯